

2010

湯皇珍 TANG Huang-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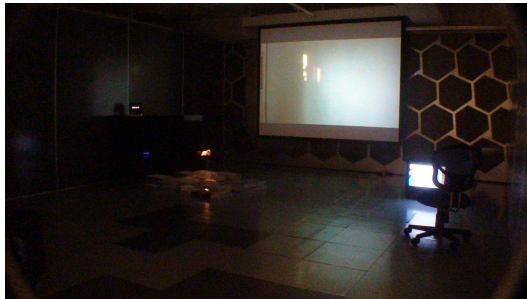
旅行九 / 遠行的人 I Go Traveling IX / The Sojourner

10/9-2011 1/2 宜蘭楊世芳紀念館〈歲月.他鄉〉、

10/9-30 洪建全文教基金會〈遠行的人記錄展〉

儘管登出尋人啓事，寄來的卻是問卷、影帶、信件，我只知道寄件的他鄉地址，卻無法寄往屬於我的歲月。旅行九，便是在這樣一個追溯以及追逐的行爲狀態下最後成爲一種記錄的呈現。像一張靜靜的網。泊著今年四月迄今，不懈的相遇、無盡的陳述以及我進駐到你空間的荒誕行徑。

展出：演講、行動、相遇的記錄影帶、遠行者的日誌、留著記憶的物件以及我的未能寄出給他的歲月書柬。這些，在不回頭的時間河中，邀請你的最後駐足。



給遠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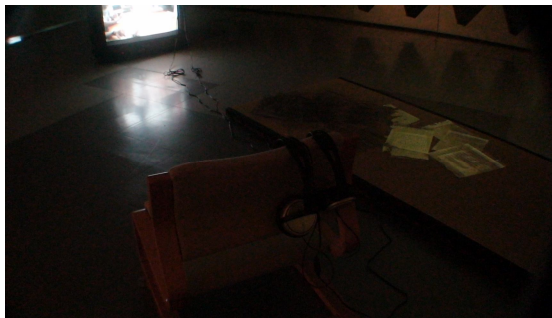
Bon voyage, Bon retour

2010 6/15 19:59

來了。我靜靜等著，淚水盈眶。祝你旅途愉快，祝你順利回返，返回多年前你的來處。這歲月流光，匆匆十餘年，這些你曾建立的第二個家已經清空，你應該如我在巴黎的最後一晚一樣，該告別的人已經說再見，該整的行李鎖進行李箱，面對一種寂靜的夜晚，明天即將飛行。巴黎仲夏藍色天空預告的是夜一吋一吋的深了，而此時台北的雨一點一點地濕了看不清楚的路面，明天是端午節中國人的夏天剛要展開；鄰居庭院的花木隱隱約約抖弄著滴落在身上的雨水，而你租屋陽台上僅剩下攀在簷下的九叢葛，它不肯放手。

靜靜等著滿溢的記憶，我淚水盈眶。要走之前我選擇一個人，而你呢？

遠行，總是要有一種決斷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或者顯示出來讓人明白的理由，更好的未來，更大的冒險，更廣的天地，或是尋找藝術？然而，就算真的是回家，旅行出發前無可避免的告別，還是讓人心如空洞。旅者面對再度展翼的惶惑、驚恐，然而當滑行一旦啟動就沒有退路了，我沿著防波堤加速，逆風助跑，不顧多時不飛的翅膀發出甩動時的刺耳哀鳴，陸地的盡頭—我本能縮起已經騰空而不必節短的雙腳，一躍而出。風來了，雨水像針一樣帶著速度朝我擲來，你不能向著它們看，更不能回頭看，一點都不能。明日天涯。



正式分裂

今天：2010 七月十二日，我正式分裂為二。

遠行的人留下他的空間。一個存在我情感中虛幻的時空，同時，一個曾經存在著遠行的人之身體與生活的空間。我同時居住，同時哀傷。

如果我們旅行，我們一樣會在一些個曾經有人停留的地方重疊上我們的停留，例如旅館。但行旅匆匆，誰在乎誰曾經駐足？然而放大放長來想，除非我們都不告別，甚至都不遷移，否則總體來說我們總是居住在許多別人住過的空間。

當你接手空間，是徹底摧毀前人的生活軌跡，還是如我奇特的延續著遠行的人的生活軌跡，這些建立在空間劃分、設置與習慣物件中的分分秒秒與身體的騷動？我因而哀傷。斯人已遠，我無法叫停他的遠行；足堪告慰的是：我的分裂完成。遠行的人與我，將同時躍上扮演比真實更真實的舞台。